

紫茄是 夢裡的蛤蟆

◎黃羿斐

攝影／周定男



如果心性不能當家
就像小時候

在電視劇常看的皮影戲

那些皮影戲的角色

雖然表面是掛著笑臉

可是這卻是在別人的操縱下

掛著一個無法改變的笑容

古代有一位修律持具足戒

的遊方僧，對於持戒的堅定，

甚至超越自己的生命。有一天

夜晚，遊方僧在野外的樹林行

夢見成群的蛤蟆家族，瞪著冷

遊方僧所有的疑慮，在當

走，突然踐踏到圓滑的東西，酷的雙眼，拿著許多的繩索，似乎聽見碎裂的聲音。遊方僧也沒有在意，回到精舍裡思考了一下，想著：「剛是踐踏到什麼東西，怎麼感覺起來軟棉棉，似乎有東西碎裂的聲音，難道！我是踩到了蛤蟆的野外，遊方僧不顧飢餓的問題，立刻回到昨天踐踏蛤蟆的野外，遊方僧尋覓了許久，看不見蛤蟆的殘骸，只看見在樹邊的角落裡，攤開幾條破碎的紫茄。」

當天入睡的時候，遊方僧下裡完全澄清，更明白一切的

妄念，都是由心來創造；如果只是本身的守戒，而忘記守住了眞的主人，也是毫無意義的。

然後，遊方僧大笑說：「原來，這紫茄是夢裡的蛤蟆呀！」龍門佛眼禪師曾告訴眾弟子這個譬喻，也再次告誡眾弟子說：「如果在夜間行走時，踐踏不可得知的東西，就誤以爲是蛤蟆，或是紫茄，就有如日午打黃昏。」

「紫茄是夢裡的蛤蟆」，這個誤解是多麼荒誕的事情，可是，還是有很多人重導這種荒誕的事蹟。遊方僧誤認踐踏了蛤蟆，可是上天卻知道是紫茄，上天也不會因爲遊方僧誤以爲是蛤蟆，就派遣蛤蟆族群前去索命，這是因爲遊方僧心性變化的緣故，才會在夜晚出現索命的蛤蟆族群。

到底是夢裡蛤蟆是眞呢？還是樹旁攤開的紫茄是真的？

其實，這些都是門外的事情，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門內的問題，如果心中認爲蛤蟆是眞的，就算眼前攤開許多的紫茄也是枉然的；如果認爲紫茄是眞的，就算每天夢裡出現蛤蟆家族也是無關緊要的。

人生是夠短暫的了，哪還有其其餘的體力，去想紫茄和蛤蟆之間的事情呢？那就像執意分辨晴天變成雨天、白晝變成夜晚，他們之間的分界線到底是哪裡一樣，那簡直就是龍門佛眼禪師說的「日午打黃昏」。

如果一個人的鼻子黏了一些污漬，那個人起先不知道，嗅到不舒服的氣味，就以爲是自己的衣服有污漬，然後換了新的衣服，可是，不管他拿什麼東西來嗅，總會不時地出現污漬的氣味，這個人就以爲他嗅覺過所有東西，都含有污漬

的氣味。
當這個人遇見有智慧的人，就會告訴他鼻頭上沾有污漬，若清水清洗乾淨後，所有東西的氣味，都不再嗅出污漬的氣味。

對於鼻頭沾污漬的說法，龍門佛眼禪師也有一段精闢的見解：「參禪亦然，不肯自休歇向己看，下尋合那，下尋會解，覓道理做計較，皆總不是。若肯回光，就己看之，無所不了。」

如果一個人，走到哪裡紛爭就到哪裡；若要探究主要的紛爭問題，是出自那個走路的人呢？還是被走路所經過的人？對於求心的方法，老師也說：「聖人求道在求心，凡人求道在求神。若不識本心，就不能明心，若不識本性，就不能見性。如果不識本心，學道是沒有多大益處的，如果不明

本性，學習道法是毫無所得的。

心性是多麼的重要！如果不懂得從心性裡著手，將心性調適到本來清淨的定位，就算眼前的明鏡是乾淨的，也會看見許多的塵埃，當然這塵埃並非出自明鏡，而是來自心性分辨的問題。

譬如有一個傻子，他從室內觀看室外的天空，發現窗戶玻璃上出現了蚊蟲，就立刻斷定的說：「原來在遠方的藍天裡，也沾有污穢的蚊蟲。」這到底是玻璃沾有蚊蟲呢？還是遠方的藍天沾有蚊蟲？我想，應該是心性沾有蚊蟲，才會認為蚊蟲是在藍天裡或是在玻璃裡，如果心性沒有任何蚊蟲，就算蚊蟲沾染在藍天或是玻璃，又和心何別呢？

道濟和尚也勉勵：「萬法由心生，萬法由心滅，一切的

道理皆在於你們的心中發起，不要向外去尋覓，若向外尋覓，道不遠人人自遠。就像爲師跟你們說的一樣，你若想起爲師，爲師就在你身邊，你若是將爲師忘記，就算爲師在你們的身邊，也好像在天涯的彼端。」

如果心念不能當家，就像小時候在電視劇常看的皮影戲風俗，那些皮影戲的角色，雖然表面是掛著笑臉，可是，這卻是在別人的操縱下，掛著一個無法改變的笑容。

佛經裡有這樣的記載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」對於修煉心性的學道人來說，這個火宅早已不存在於三界的空間裡，而是收囊在他的起心動念之間，可見，心性才是一切操縱的根本，不管收囊這個火宅，或是解放這個火宅，心性纔是萬法萬有的關鍵樞紐。

